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金屋夢 第七回 奈河橋奸雄愁渡 枉死城淫鬼傳情

浮漚聚散豈為期，零亂花魂風雨吹。 繡枕餘香春夢影，檀槽流韻斷腸詞。
難將白雪留蘇小，誰借黃金鑄牧之。
我亦多情題恨譜，傾城何必恨蛾眉。

卻說西門慶在陰司未曾定罪。一日同鬼使行到奈河岸邊，也要想到東嶽府前打聽官司。這奈何是北方幽冥大海內流出一股惡水。繞著東嶽府前大道，凡人俱從此過。只有三座橋：一座是金橋，是聖佛仙道往來的；一座銀橋，是善人孝子忠臣義士、節婦貞夫往來的；又有一座銅橋，是平等好人，或有官聲、或有鄉評、功過相准的。一到河邊，金橋出現即有童子引導。不該上橋的，並不見橋，只是茫茫黑水，血液紅波，臭熱濁腥。或如冰冷，或如火燒，就各人業因，各有深淺，也有淹到脖頂的，到半腰的，到腳面的，那些毒蛇妖蟒，伸頭張口，任他咬肉啞血，那裡去迴避。當日西門慶到此，一望無邊，那得有橋過去？立在岸邊，且看這些鬼如何過去。我平生精細，今日好歹尋個淺處。正無奈間，只見一個人走來抱住道：「大官人幾時來的？小弟失迎了。」西門慶一看，但見：

黃花帽半新半舊，白布衫有破有全，一雙草履帶麻繩，幾個銅錢裝縷帶。閒漢出身，全仗著生前油嘴；淒涼兩世，餓不斷死後窮筋。慟慟生氣猶存，嘻嘻笑容如舊。

你道是誰？原來常時節。與西門慶窮時拜交十兄弟之數。雖是窮光棍，一生老實無用，只有人騙他的，不會騙人。因此西門慶家也不多去。後來窮極了，虧應伯爵說著，西門慶曾周濟他五十兩銀子。這是西門慶的好處。前年常時節死了，西門慶又助他一棺木。所以今日遇見西門慶，親熱不同。這是人情，即是報應。常時節一把拉住西門慶和鬼使，在路旁一個小小酒店坐下。解下搭膊，內有二百餘文小鵝眼錢。即與孟婆，叫打兩角酒來。細問西門慶過世原因。說了一遍，眼中流淚，說道：「眼下奈河難過，且休說官司纏賬，不知幾年才審結，問甚麼罪哩。」常時節笑道：「這河是小事，只管吃酒。」酒畢，又是米湯一碗。常時節說：「小弟因在生心直口快，是個閒漢。又認識幾個字，記出人名來。閻王就差我隨著判官查河。這早晚有官差小船。我尋個法帶過河去罷。」西門慶聽罷，滿心歡喜。忽見上流頭一個人，背著個黃包袱，像下文書的。常時節把手一招，那船就到岸邊了。伏耳說了幾句，那人揚長而去，常時節四下一望，忙叫西門慶下船，伏在艙內。常時節與鬼使搖櫓而過，棹歌曰：

今日流來明日流，奈河流到幾時休？不信但看船邊水，過得河來不回頭。

原來鬼使過河，也不敢登這三座橋。只有一隻三艙小舟，往來下文書。常時節與西門慶有些善緣，該得其報，因此平平而過。若無此點善報，河神巡察，風浪大起，也是行不得的。西門慶過了奈河，才待上岸道謝，原來是無底的船。又看那常時節，只見變作怪形鬼面，手執鋼叉，照西門慶擲來。嚇得西門慶與鬼使順河而走，不敢回頭。找大路走了。

看官聽說，原來孟婆酒飯，俱是迷魂湯。吃了骨肉當面昏迷。何況這一點情緣，緣盡變為路人。正是那陰陽善化處，不在話下。且說這潘金蓮從武松殺死，歸了枉死城投繯司收魂。不得托生。色心不死，每日與王婆和小鬼耍嘴。雖有鬼使日夜巡監，就如陽間空倉婦人一般。瞞上不瞞下，和人嘲惹。那日忽見有一男鬼，渾身是血，披髮遮胸，送往殺命司去。由他司前過，金蓮細看道：「怎麼像陳姐夫的模樣。」趕上問他，只不做聲。也說是清和縣解來的。金蓮心中生疑。又住不上兩個月，又見個女鬼甚是標緻，上下無甚衣服，裹著個紅綾抹胸兒，下面用床破被遮了身體走來。也不帶繩索。遠遠望見，金蓮上前抱頭痛哭。你道是誰？但見：

慟慟春病，似秋霜打敗玉芙蓉。細細楚腰，如夜雨倒垂金線柳。唇兒淡綠，玉牙不啟櫻桃頰。眼皮兒淡綠，秋月初彎翠黛綃。係春心東腰繡帕，半露酥胸。散芳魂帶血紅綃，猶存香露。洛水佳人濯浪出，巫山神女帶雲歸。

金蓮細看，不是別人，原是我嬌嬌滴滴、親親熱熱、同心同意、同眠同坐的春梅姐姐：「你在那裡來？咱娘兒今日這裡相逢。」於是兩人大哭一會。哭得獄中鬼使酸心。室外游神落淚。哭畢說：「怎麼得咱娘們在一個司裡也罷。」春梅道：「我來了幾日，還沒有下落哩。著人去清河縣查我的事去了。」金蓮問道：「你是什麼病死的來。就一點衣裳也沒穿？」春梅略笑了一笑，又鳴的哭了。

原來春梅因貪淫好泄，死在姦夫身上，一泄而亡。男子謂之脫陽，女子謂之失陰。細查枉死城中，再找不出信來。又不是陽壽該終，有鬼使拘換，因此遊魂全無著落。看官聽說，這天下男女，都是縱欲喪命的？如枉死城有這個司，也沒處收這些眾生了。只有殺死縊死打死。再沒有淫死的這個衙門。只為春梅死的快活，做鬼也風流不改。那金蓮日久人熟，央及提牢鬼卒，就把春梅收下。和她一個鋪睡，好不親熱。大凡眾生本性難除。生前貪財好色，死後到底不改。也有做厲鬼色鬼的。也有轉生貪淫更甚的。所以鄰後變蟒，貪僧夢蛇總是夙根。今日金蓮春梅，湊成一塊，如何肯罷？那春梅說起陳敬濟，因來守備府認了親，後被李安張勝殺死一事。才知到敬濟在枉死城，是一個衙門。細問獄卒，知是殺命司。就恨不得鬼門關上酬鸞鳳，蒿里山前續雨雲。有詩曰：

在天願為比翼鳥，在地願為連理枝。天常地久有時盡，此恨綿綿無絕期。

如今說死鬼偷情，人絕不信。說定是做書的笑話。人的皮肉已無，就有此心，那裡動手？不曾看那佛經說這是天人配合，以目交而成，還生男媾女。總是情根一動，不在身子有無。就和人做夢交媾一般，不見實事，因而夢遺同是一理。這是有情無質的。還有人夫婦不投，勉強行事，豈不是有質無情的。就此想來，有此情，不論生死。古來離魂幽會，定是有的。

卻說金蓮那日，央及獄卒道：「殺命司我有個兄弟姓陳，替我問問。」不消一日，見陳敬濟在司前賭錢，是山東語問，就問著了。回了金蓮。他就哥長哥短，哄得個獄鬼隨身轉。那日取出半幅羅裙，剪成兩段寫詩一首，寄與陳敬濟：

樓上鴛鴦曾並宿，枝頭蝴蝶各分飛。那知三美黃泉路，死別生離一處歸。

下寫難妾潘氏、龐氏灑淚書，送與春梅看了。春梅道：「娘子這羅裙是那裡的？」金蓮笑道：「姐姐你忘了？這是我初死時，你在我墳上燒的。你就不記得了？」央及獄卒，拜了又拜，千叮萬謝托他送去。那獄卒是個二搭六變的，也就笑著去了。

原來這枉死城，大有五百餘里。各司甚多，其神不一。又有牛頭馬面把守各門，如何出得來？若是同一司，還好相見。獄卒到殺命司，見十三省司官，各有一條大街，知敬濟在那一個房裡？正自徨，即有獄卒來問。這獄卒說是探親的，也就過去了。卻好敬濟出來取刀瘡藥撞見他，悄悄摸了一把，拉到無人處，將情詩遞與他看了。那敬濟淫心不改，才知道有美隔牆窺宋玉，無門擲果寄潘郎。一面借了二百文紙錢，謝了獄卒。尋了筆紙，不知寫了些甚麼在後面，交獄卒去了不提。卻說這武大因告潘金蓮，又因現告西門慶准了狀。來提一千人犯，上枉死城關取潘金蓮王婆去審。他和花子虛先到殺命司門首等候。因關文未到，暫到女倉邊，只見金蓮搽的粉面朱唇，勒著包頭，打扮得緊揪揪的。雖是犯婦，照舊風流。又有一個年小婦人，生得更是齊整，就知道還有舊日風流，生前業賬。恐怕認得他，使花子虛悄悄進去。無巧不成話，只見一個獄卒，吃的醉醺醺的進倉來，門首弔下一塊白羅裙。上有墨跡，子虛拾起，藏在袖中。出去送與武大。取開看時，原來是一幅詩詞。武大不識字，花子虛是久嫖的子弟，講了一遍。說這個東西出首，告他個犯法賣奸，罪亂天條，不怕他不打入刀山地獄。也不等關文，二人喜喜歡歡，回東嶽前寫首狀去了。這一去未知金蓮三人罪犯如何？有分教無頭情鬼，空害了一場黑暗相思。薄冤家，又添上了幾層風流地獄。